



立秋之后

潘玉毅

每次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自己绘制的扇面和诗文,我便知道又一年秋天近了。画扇是立秋的习俗,书上记载:“立秋,宜插花,宜听琴,宜画扇,调养情致,平心静气。”人既称“万物之灵”,在对季节的感知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:若说夏日时节人因溽暑而烦躁,到了立秋之日,心态渐渐地就变得平和了。

中国人讲究“破而后立”,立秋如同一个分水岭,宣告着夏天的“破”和秋天的“立”,这从属于两个季节独有的声音可以清晰地感知到。夏日,知了和青蛙平分昼夜,你在日间聒噪,我在夜里喧闹。但是秋风一起,秋虫纷纷从洞里爬了出来,双强对立的局面逐渐演变成群雄割据。相比而言,夜里的势力似乎更强大一些,夜幕降临以后,厨房、书房到处都是“咕咕”“呱呱”“啾啾”的声音。

汉语里有个词叫“新秋”,秋天年年都至,但每一年的秋天都是全新的。当时光由盛夏转入初秋,又由初秋转入深秋,很多小动物悄无声息地消失了,蝴蝶、蚊子、萤火虫,虽然偶尔还能听得几声蝉语,却是越来越稀、越来越弱。慢慢地,秋风起了,菊花黄了,鲈鱼肥了,蟹脚痒了,河边的草消失了,石头一块块露了出来,霜附在石头上,便有了“风霜高洁”。

人们素来喜欢用“秋高气爽”来形容秋天,可见秋天给人的感觉除了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”的伤感,更多的时候是空旷的、明朗的,宛如打开门见到一室的“窗明几净”。秋天有很多独具特色的事物,譬如露珠、枫树、落叶。“可怜九月初三夜,露似珍珠月似弓”,挂在草尖上的露珠,经风一吹,“啪嗒”一声,掉落在地上,微微有些凉意。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与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肃杀不同,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,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季节的美丽。至于落叶,草木无声,有时飘零,当蝴蝶飞跑了,它们都变成了没有翅膀的蝴蝶。当然,立秋离这一切还很远,只是没有立秋,这一切都无从想象。

立秋以后,虫声唧唧,如夜里的读书声。闲读之际拾得一个好句:“洗砚之时曾染指,种花以外不低头。”读书人清高自许,与秋相仿,不攀附、不低头,令人激赏。然而到了深秋时节,稻穗深深地埋下了头,人们也埋下了头,忙碌起这一年的丰收。与高昂的头颅一样,沉稳、谦逊,成了立秋之后的又一道风景。

(据《钱江晚报》)

驭食之乐

朱睿

我在吃这方面是有天赋的。比方说,同事拿了夏威夷果却没有开启工具而一筹莫展时,我随手找了一把剪刀,将刀尖试探插入“一”字开口处,随即轻轻一旋,顺势就打开了。在一众赞叹声中,我也悄悄收获了一份助人的小欢喜。更不用提八岁时,因为煮了一枚荷包蛋,顺带放了一点盐和一滴香油,就收获了一名死党的当年往事了。

食物可以带来快乐,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,第一张药方就是:首先询问自己吃饱了没有?因此,喜欢吃并且会烹饪的人,通常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。

记得有首歌叫《为心爱的人做顿早餐》,每个清晨,自己轻手轻脚来到厨房,看到洁净的操作台,摆放整齐的厨具,心情随之活泛起来,“愉快的一天又开始啦!”于是脑子飞快运行起来:早餐要吃好,营养很重要。

有时我会选择蛋炒饭,里面除了火腿与蛋,还一定要多比例放一些蔬菜;做面更是换着花样来,会做大虾面、肉丸子面、炸酱面、鸡丝面……当家人大快朵颐之后,精神百倍地去上学、上班,那份由此所收获的满足感是无可比拟的。

通过烹饪,也直观了解了很多道理与学

识:淘米的时候懂得了水落石出;通过腌制明白了等待的妙处;而煲汤,用铁锅、砂锅与高压锅最后出来的味道是不同的,说明所处环境的重要性;如果做一桌菜品的话,这时既要成本核算进行食材的采买,还要进行统筹学的应用,这样就可以大大提升做饭的效率。

记得二十年前异地工作时,都是住单身宿舍,时间久了,几位同事就合计着去我那里蹭饭。愉快应承下来才发现:众口难调——有的不吃香菜,有的海鲜过敏,有的不吃发物、有的居然还处于减肥期……这就要求对食材的选择上格外用心,高质少量,还要顾及彼此搭配的相生相克。那次饭局,宾主尽欢,我开始领略药食同源、物尽其用的魅力。

后来,母亲患糖尿病住院期间,我尽量做到少盐、少油、少粥还要兼顾营养的原则。如:做冬瓜虾仁、丝瓜鸡肉丸,或者菜窝窝头配上一小片牛肉、清蒸鱼等等,每次医生查房都会夸张地来上一句:好香呀!然后表扬我做的病号饭特别用心。这时,所有的辛劳都变成了欣慰。因此,烹饪美食对我来说,从来不是琐碎的家务,它既是实用的技能,也是快乐的源泉。

(据《银川晚报》)

以爱之名

李东花

周末,我和爱人回家看父母。爱人去买水果,我站在花店橱窗旁,看着老板不停地忙碌着。橱窗上的几个字格外醒目:“七夕,送她花吧,以爱之名!”有一对老年夫妻走出来,手里的红玫瑰映着幸福的笑容,看得人心里暖暖的。

我想起了母亲,若能在七夕这个浪漫的节日收到一束花,定是很开心的!作家张晓风曾说:“其实世上,哪一位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?”看到这句话时,心里漾起一种柔软感动:我的母亲也曾是一位“仙女”,有过如我们一般的娇俏年华!

在父亲珍藏的老相册里,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。彼时的母亲,长长的辫子垂到腰际,站在棉田里,被碧绿棉花叶子簇拥着。阳光下,母亲眯着眼睛,笑容明媚、灿烂,如五月的石榴花。

有好长一段时间,我总觉得,相册里年轻的母亲和印象里的母亲格格不入。我曾傻傻地问父亲:“照片里那个好看的女子,真是我的母亲吗?”父亲笑着点头。

儿时的印象里,母亲丢下锄头,又系上围裙,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,有着忙不完活儿:耕田耙地,洗衣做饭,喂猪赶牛,甚至夜深了还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缝衣做鞋。

春消夏长,岁月流转。我们拖儿带女回

娘家时,母亲忙着在厨房张罗饭菜。饭桌上,香菇炖鸡块和新炒的蔬菜,总是推在父亲和我们面前,她自己永远是最后上桌的那一个,匆匆吃几口,又要帮我们哄孩子。

去年,父亲生病住院,母亲天不亮就提着做好的饭菜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医院赶。我们心疼母亲,抢着送饭。母亲轻声劝道:“闺女呀,我给你爹做了几十年饭了,他的口味只有我懂。”

母亲的心里,装着家里的每一个人,唯独没有自己。我看着因劳累愈加瘦弱的母亲,心里五味杂陈。我记起,母亲看我们收到花时,直夸花好看,眼里有星星在闪烁。

我的父亲,属于那个年代羞于表达爱的群体。在父亲的心里,照顾好老人和孩子,踏实过日子,算是夫妻的全部了。多少年了,母亲没收到过父亲送的一束花。

我们忽视母亲太久了,被她照顾妥妥当当的父亲也一样,对她日复一日的付出早已习惯成自然。而我们的母亲,从不会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,更不会说出口。

那些抬抬手就可以做到的幸福的事,实在不该忽视在角落,当用心捡起来。想到这里,我走进花店,买了一束玫瑰百合送给母亲:以父亲的名义,以爱之名!

(据《焦作晚报》)

